

女仙外史

女 仙 外 史

上

〔清〕吕 熊

齐 鲁 书 社

一九八五年·济南

女 仙 外 史

下

〔清〕吕 熊

齐 鲁 书 社

一九八五年·济南

女仙外史

(上、下册)

〔清〕吕熊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 31.5印张 665千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0,000

书号 10206·130 定价 4.90元

出版说明

《女仙外史》是清初吕熊著的一部白话长篇小说。吕熊，字文兆，号逸田叟，吴中昆山（今江苏昆山县）人，生平事迹不详。仅据本书序跋有关记述，知其喜好诗酒与交游，做过幕僚，一生“足迹遍天下”。他的朋友南安郡守陈香泉谓其“文章经济，精奥卓拔”，博习经史，“发明三唐六义并诗古文诸稿，几数百卷”（本书陈序），而《女仙外史》则是其寄托政治襟抱之作。

小说以明初削藩导致的燕王靖难、建文帝逊位的历史事变为背景，描写山东蒲台女英雄唐赛儿聚众起义，讨伐永乐（燕王）、扶助建文帝复辟的故事。历史上唐赛儿领导的山东农民起义发生在明永乐十八年（公元1420年），一度攻城夺地，威镇山东，但不久即被明朝廷出兵镇压下去；朱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的“靖难之役”，历时四年，在起义发生的十八年前即已结束。作品并没有完全按照历史的面貌来表现这一事变和农民起义，而是从褒扬忠烈、诛殄叛逆的主旨出发，将这毫无关联的两件事牵合在一起，把唐赛儿描绘成“起义勤王”、“讨叛诛逆”的女英雄，并加以神化，展开描写，曲折地反映了明初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明清之际的黑暗现实。艺术方面，此书虽然算不上说部名著，但在题材处理、章法结构和一些传统艺术手法的运用上，自有其匠心

独造之处。同时，书中“杂以仙灵幻化之情，海市楼台之景”（本书作者自跋），亦真亦幻，也不乏引人入胜的描写。因而此书付梓之初，即有“新大奇书”之称。

总之，《女仙外史》虽然囿于封建正统观念的约束，没能从阶级关系方面正确地反映当时的政治斗争，艺术上也显得比较粗糙，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小说。唐赛儿起义事，见之于正史记载（《明史·成祖纪》），明清以来的笔记戏曲也时有描述，但都被诬蔑、丑化为“妖妇”，唯有本书把她写成月宫仙子，作为正面英雄形象刻画的（当然，从农民起义领袖的角度来看，形象的本质也是被歪曲了的）。比较而言，也算是这部小说的一大进步。

本书全称《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书》，计百回，六十余万字。大约成书于康熙四十三年（公元1704年），最早为康熙钩璜轩刊刻，光绪间，上海积山书局据康熙刻本刊印，民国时，上海文化书社又出铅排本。我社以光绪本为底本，参照其他版本加以分段校点整理，改正了讹误字句，删除书中比较明显的淫秽描写，保留原有序跋、品题及回后评语，分上、下两册出版，供古典文学研究者参考和一般读者阅读。

齐鲁书社

1985年1月15日

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香泉序言

余友逸田叟吕熊，字文兆，文章经济，精奥卓拔，当今奇士也。其生平著述，如《诗经六义》、《辨明史断》、《续广舆志》，发明三唐六义，并诗、古文诸稿几数百卷，而未知更有《女仙外史》。

戊子，余补南安守，遇叟于淮南，延之修辑郡乘。舟行闲暇，叟始以《外史》见示，请序。余览毕，不禁喟然叹曰：有是哉，何叟之默契余心也！请得以僭言之：夫武王伐纣，不期而大会者，八百诸侯，所以谓之恭行天讨。而孟氏亦曰：闻诛一夫纣。然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，则又斥之曰以臣弑君。即太公亦谓之义士，而孔子断之曰：求仁而得仁者。夫道二：仁与不仁而已。若使夷、齐之谏为是，则周公之师不得为仁义；周武之伐纣为是，则夷、齐不得谓之仁，亦不得谓之义。然大圣大贤，既两是之，而两许之，则夷、齐自为古之圣人，而武王亦得谓古之圣君也尔。

若夫《明纪》所载逊国靖难之事，更无圣贤执笔而定之，其说有可疑而可骇者焉。夫永乐固英明之主也，然不得比周武之圣；而建文亦仁让之主也，又从无商纣一端之暴。其为之臣者，又皆杀身殉国之君子。顾使永乐之得天下也以道，则建文自为亡国之君；使建文之失天下也不以无道，则燕王不得为中兴之主。从古创业者谓之祖，中兴者亦称为祖，余皆谓之宗。乃永乐尊为成祖，是中兴也？从来淫暴亡

国者，不追崇，不建陵寝，而在建文，则并年号而尽削之，是失德之已甚者也？从来忠臣义士为亡国之主殉节者，兴王之君亦莫不褒之谥之；而乃并禁锢其子若孙，是以为叛逆之徒矣！后世之论者，因其成败，亦莫不依违于其间，似乎以建文等之亡国之君，而永乐为中兴之主；道衍、三杨之辈，可以为佐命元勋，而方、景、铁诸公，不得为成仁取义也欤？此余所素郁于中不能断而亦不敢断者。故曰叟之《外史》，有默契余心者。俟修郡乘之后，当为叟梓行，问诸天下后世。

古稀逸田叟吕熊文兆自叙

燕藩有武略，嫚视天子，顾以一旅之师，南向而争天下。不三载，而竟逾江淮，破神京，犯帝阙，卒践帝祚。苟非天所命也，恶能若是？然而转战中原，所向克捷者，则第三子高煦之力居多。煦骁勇冠军，王师老将皆怯之，莫敢撓其锋。此又天之生此虎儿，以助其得天下也。噫！天道固如此，其如人伦何？方博士孝孺，景金都清，铁司马铉，暴司寇昭，高侍御翔，胡大理卿闰，莫不面斥之曰：“燕贼反！”至于断脰抉喉，剥皮剔骨，惨死者众矣！死者益众，而斥其为反贼者益众：正气溢乎玄穹，丹心贯于白日，扶植千古之纲常而弗坠者，诸大臣杀身成之。迨宣宗嗣位，高煦兴兵作乱，盖循厥父之遗轨也。当日高皇帝以燕藩英明类己，出塞功多，欲立之，格于廷臣之议而止；而燕王亦以高煦英勇，为靖难元勋，欲立之，武臣皆怂恿，沮于文臣之议。同一轍也。燕藩誓师曰：“训兵以清君侧。”所指者：齐泰、黄自澄；而高煦兵兴，亦以除君侧之奸为名，所指者：蹇义、夏原吉。又一轍也。燕王纠合诸王，同时作难；高煦亦连结赵王燧。亦同一轍也。煦为燕藩之庶孽，宣宗是其嫡侄；燕藩为高皇之庶子，建文帝是其嫡侄。叔侄私亲，君臣大义，又如是其一轍也。

自古及今，反乱之臣之事，未有若彼父子之丝毫无爽者！第史官于高煦，则大书曰：“汉王高煦反。”书反，诚

然已。而于燕王则曰：“受之天命。”夫燕王既为天子矣，为其臣讳之，亦所宜然。乃并诸大忠臣，探舌血而书“燕贼反”之三字，而俱泯灭之。何哉？武王，圣人也，夷、齐斥之曰“以臣弑君”。煌煌然至今犹载史册。是则圣人之所不得泯灭者，而毅然敢泯灭之。彼史官也，果何心哉？然此三字，如日月星辰之丽乎天，恐其终不泯也！遂并帝之年号而尽削之，帝之逊国以后事迹而尽灭之。高皇崩于三十一年，乃称至三十五年，下接永乐元年，若谓并无此建文一帝者。吁！不亦异乎？谷应泰先生云：顾使一龙不出，众蛇皆擒。信然。夫建文帝君临四载，仁风洋溢；失位之日，深山童叟，莫不涕下。熊生于数百年之后，读其书，考其事，不禁酸心发指，故为之作《外史》。大书帝之行在，并建文年号，至二十六年，下接洪熙元年而止。谓之曰万世之公论也可，一人之私论也亦无不可。

江西廉使刘廷珙在园品题二十则

一、自来小说，从无言及大道。此书三教兼备，皆撤去屏蔽，直指本原，可以悟禅玄，可以达圣贤。此为至奇而归于至正者。

一、谈天说地，莫可端倪，而皆有准则；讲古论今，格物穷理，而皆有殊解，均不掇旧人牙慧。此奇而至于精者。

一、若魔道，自来仅有其名，从未有能考其实。此则缕析分明，本末灿然。又借以为寓言。此奇而诞者。

一、古来论鬼神者，但能言其已然，此独指其所以然。微显一贯，阴阳一体，绝非虚诞。此奇而玄奥者。

一、天文，难言也。小说传奇，唯《三国演义》有夜观乾象图罔之语。此书则历历指出，如数列眉。

一、望气占云，难事也，史传但言其兆。此则说到至微地位。而云气之所以为兆，皆和盘托出。此奇之至也。

一、小说言兵法者，莫精于《三国》，莫巧于《水浒》。此书则权舆于阴符素书之中，脱化于六韬三略之外，绝不蹈陈言故辙。虽纸上谈兵，亦云奇矣。

一、阵法，圆阵若鼓，方阵如棋局，六阵如聚花，八阵若列卦。此书之七星阵，其形独如飞鸟，战则为阵，止则为营，行即为队伍，三者出于一贯，古今未有。可谓阵法之奇者。

一、武侯八阵，千古仅存其名，未有识其奥妙者。此书

备言制度与纵横开阖、变化生克之道，确有奇解。

一、书内拔城三十有八，从不用火炮、石炮、云梯、冲车之类，唯默运智谋而得。绝无矫强，更不雷同。此为大奇。

一、取开封府，内应止侠客一名、号旗一杆；拔扬州府，内应止女将二员、号旗一面。而遂败走敌兵数万。乃势所必然之事，并非侥幸成功。神乎神乎，奇至此乎！

一、拔荆州，止用一旗悬于神庙之杆，并无一人助力，而能怂动亿兆之心，顷刻归附，皆情所必至，理所必得。神乎神乎，奇乃至此乎！

一、克济宁州，内止二女杀一监河；克庐州府，外止一人杀一都督，皆唾手而得。虽智者不及济其变。神乎化乎，奇更至此乎！

一、诸小说，两军相交，胜者设谋，败者受之；或胜者之策巧，而败者之计拙。此则如善弈者，刚遇敌手，两棋对杀，以智斗智，至收煞止差一着，胜负出于天然。

一、诸小说，临戎用智，多在胜负未分之先。此于败后犹能用计以补之，如卫青于是夕胜，而登州即于是夕克，朱能以今夕劫寨胜，而即于明日被劫去。如斯者盖不可枚举。

一、交战用纸炮，此书独创。始于卸石寨，用以为号。自后惊败兵、溃伏卒，辄用之。而又用以破房胜大寨，披靡数万雄兵。以上三则，皆巧之至奇之极者。

一、此书具有经济，如设官取士，刑书赋役礼仪，皆杂霸之语，与儒生侈谈王道者大异。奇人乎，奇才也！

一、书内颇多诗篇，诸体毕备，皆可步武三唐，颉颃两宋。又奇笔之余事。

一、凡斗道术、斗法宝，莫不瑰玮光怪，虚灵变幻，出

自诸书所无，奇矣。而余不以为奇也。何也？以画鬼易也。余所举者，皆画人手笔。

一、《外史》前十四回，是为赛儿女子作传。据《纪事本末》所述数语为题，撰出大文章，虽虚亦实。至靖难师起，与永乐登基，屠灭忠臣，皆系实事，别出新裁。迨建行阙、取中原、访故主、迎复辟，旧老遗臣，先后来归，八十回，全是空中楼阁。然作书之大旨，却在于此。所以谓之《外史》。“外史”者，言诞而理真，书奇而旨正者也。

岁辛巳，余之任江西学使。八月望后，维舟龙游，而逸田叟从玉山来请见。杯酒道故，因问叟向者何为？叟对以将作《女仙外史》。余叩其大旨，曰：“尝读《明史》，至逊国靖难之际，不禁泫然流涕。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，湮灭无闻者，思所以表彰之；其奸邪叛逆者，思所以黜罚之。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。”余闻之矍然，曰：“良有同心。叟书竣日，当为付诸梓。”壬午，叟至洪都，余为适馆授餐，俾得殚精于此书。癸未冬，余罢公事，削职北返，旅于清江浦。甲申秋，叟自南来见余曰：“《外史》已成。”以稿本见示。余读一过，曰：“叟之书自贬为小说，意在贤愚共赏乎？然余意尚须男女并观，中有淫褻语，曷不改诸。”叟以为然不日改正。所憾余既落籍，不能有践前言。乃品题二十行于简端，以为此书之先声而归之。

江西学使杨颢念亭评论七则

念亭曰：正史书“蒲台县妖妇唐赛儿反”，今《外史》谓之女仙，得无骇异？余按：从来以妖法作乱者，如张角、王则之徒，邪不胜正，终必殄戮。而赛儿则解散部属，从容而去。成祖严行大索，必欲获之，逮系女尼女冠数十万勘问，赛儿忽从空自至，虽刀锯斧钺鼎镬，不能伤其毛发。俟女尼等既释，遂御风不知所之。谷应泰先生《纪事本末》断云：仙乎？妖乎？吾弗知之矣。意重在仙之一边。则叟之以赛儿为女仙，盖本诸此。

《明史》洪武三十五年，下承永乐元年。余考洪武崩于三十一年，传位太孙，改元建文。抚御天下者四载，仁慈恭俭，称为令主。从来亡国之君，纵使昏而悖德，后代何尝削其年号？如元之妥懽帖木儿，洪武尚追谥曰顺帝。若建文之逊国于叔父者，何以削其年号哉？隆庆间，粤东布衣谭清海，伏阙上书，言成祖未即位之先，建文君天下也。有君则有政事，竟使之湮没不传，宁成信史？是永乐之削建文年号，不予其为帝，盖人心所共愤者，故《外史》于靖难时，特书建文某年，乃万世之公论。

《明史》，永乐谥曰太宗文皇帝，至嘉靖追尊为成祖。今《外史》称曰燕王，又斥为叛逆，竟敢与正史相抗耶？余考文皇帝命方孝孺草登基诏书，孝孺大书“燕贼反”三字，掷笔于地，继之者大理卿胡闰、御史高翔、铁兵部铉、景金

都清、少司寇暴昭、副宪练子宁、金宪司中、大理丞刘端，皆同声相应，面诟反贼。而叶太守仲惠，编逊国信史，论靖难师曰“叛党”。顾使其人与言，皆泯灭可也。奈此数公者，其姓字如日星之丽乎天，其言论如河岳之亘乎地，千载之下，莫不尊敬而仰之。宜其《外史》之敢与正史相抗战，若以为罪，则罪在于方正学诸公可乎！

《外史》称建文年号，至二十六年，下承洪熙元年而止，岂以彼削建文之故，而不免矫枉过正欤！则又称洪熙年号以终，何哉？大抵仁宗之得位也，以父命；与建文之得位也，以祖命，皆得之以正者。故不予其父而仍予其子，所以益著其父之无或命者为篡霸也。至称建文二十六年位号，此正正名讨燕之旨。按梁篡唐，而朱耶氏奉昭宗年号以讨梁，纲目亦深予之矣。

史书，明太祖、成祖为先后英主，昭昭耳目。《外史》何书也，而云讨之，亦太妄矣？余按：建文烧宫时，欲殉社稷。太监王钺亟奏，太祖遗有朱篋，可解国难。启视之，缙衣剃刀，及度牒姓名毕备。建文已悟天位之终于此，故遁迹四十年，绝未萌复辟之心。若使建文南走越、北走胡，则天下之奉行在，兴义师而讨燕者，不终永乐之世不止。不知后之史官以建文为正乎，以永乐为正乎？曷不致思于其际哉！正史当日勤王有姚太守善、王太守璉、陈太守彦回、松江郡丞周继瑜、乐平令张彦方诸公。讨燕未克，丹心不泯，故《外史》推本诸公之志，以笔讨于百世之下。

《外史》大旨，既正名以讨燕，然后褒忠殛叛，得并行焉。在方、景、铁数公。人悉能知之。第正史所载殉国难者甚繁，虽制科之士，未或尽知，而况于世俗乎！叟广搜博

采，正史尚有未载者，悉予其忠而特书之，善善长之意也。若靖难降燕文武诸臣皆以正史为据，有可疑者尚阙之，恶恶短之意也。至诸忠臣之妻女子孙，亦莫不纪其姓氏，表其贞孝节烈。昌黎云：“诛奸谀于既死，发潜德之幽光。”其斯之谓欤！

逊国、靖难之事，正史既定，三百余年莫敢翻其案者。《外史》毅然执笔断之，伟矣。昔少保于公，曾刻“天下士”颜额以貽叟，则洵乎叟为天下士也。余素不喜小说，如世所称才子奇书，曰《水浒》、《金瓶梅》，可以悦人耳目，亦可以坏人心术。《水浒》倡乱，《金瓶梅》淫也。今《外史》亦多奇诡，与小说无异。然立言之旨，在于扶植纲常，显扬忠烈。余故略为论之如右。

目 录

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香泉序言·····	1
古稀逸田叟吕熊文兆自叙·····	3
江西廉使刘廷琨在园品题二十则·····	5
江西学使杨颢念亭评论七则·····	8
第 一 回 西王母瑶池开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·····	1
第 二 回 蒲台县嫦娥降世 林宦家后羿投胎·····	11
第 三 回 鲍仙姑化身作乳母 唐赛儿诞日悟前因·····	19
第 四 回 裴道人秘授真春丹 林公子巧合假庚帖·····	30
第 五 回 唐赛儿守制辞婚 林公子弃家就妇·····	37
第 六 回 嫁林郎半年消宿债 嫖柳妓三战脱元阳·····	47
第 七 回 扫新垒猝遇计都星 访神尼直劈无门洞·····	57
第 八 回 九天玄女教天书七卷 太清道祖赐丹药三丸·····	67